

淺野三郎

哈

華

小 說
淺 野 三 郎

著 者 略 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廣 平 路 八 三 號)

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總 經 售

新 華 印 刷 廠 上 海 廠 製 版

大 東 印 刷 廠 印 刷

陸 榮 記 裝 訂 所 裝 訂

書 號 (335) I I 11 421 本 書 29800 字
根 據 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一 九 五 一 年 一 月 審 定 再 印

本 書 曾 印 四 次

一 九 五 四 年 四 月 上 海 第 一 次 重 印

本 次 印 數 7000 冊

累 計 印 數 32000 冊

定 價 0.500 元

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公 業 司 可 証 出 符 登 註 冊

前言

這本小書，是寫八年抗日戰爭中，日本軍閥的黑暗統治與日本士兵的悲劇，以及在華反戰同盟的活動。

它表現的主題：自從日本天皇發出了對中國宣戰的詔勅，戰爭給中國人民都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日本野心的實現，驅使士兵在中國戰場，作戰八年之久，主要的是在敵後戰場與八路軍新四軍進行了殘酷的犬牙交錯的戰爭。我國人民的死傷，生命財產的毀滅，房屋燒起通天的大火來，戰爭給我國帶來遍地血污，我們的堅強的民族傳說的信念，沒有落空，我們勝利了。侵略的戰爭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悲慘的結局：流血，死亡，苦痛。特別是日本士兵，在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下，被欺騙，被愚，驅使他們喪命。他們的家族，期待着異國戰場的丈夫兒子和兄弟，能逃出戰爭的風暴，而他們戰死了。有的士兵覺醒了，認為戰爭並不是如軍部所宣傳的『戰爭旅行』，是輕鬆而又愉快的事情，有的雖然被齊八路軍新四軍中『日人在華反戰同盟』，舉起了反戰的旗幟。投降後，幸存的人遺送回國，更明白八年戰爭，是對家族的毀滅與生命的挑戰。這可怕的戰

爭陰影，在日本人民中，永恆記憶的。

八年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人和八路軍新四軍，以國際主義的精神，對待日本人民與覺醒士兵。我們對日本戰俘，沒有侮辱和損害他們，以及對於戰爭中受苦的日本士兵，都幫助他們覺醒，共同站在「日人在華反戰同盟」方面來。許多覺醒的士兵，爲了中日兩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出自己的忠心與努力，他們中有的已經在戰爭中犧牲了，這裏對死者深深的悼念。

我們更應感謝在戰時留在我國的日本共產黨員們，他們對八路軍新四軍中「日人在華反戰同盟」的指導，以偉大國際主義精神，喚起了更多的日本士兵的覺醒，高舉反戰旗幟，爲中日兩國的解放事業共同奮鬥。

我們又感謝朝鮮同志同樣以國際主義精神，和我們共同經歷了八年經久的殘酷的抗日戰爭，對敵軍工作給予我們許多幫助。

這本書寫成，有些是日本朋友供給我的書面材料，有的是「日人在華反戰同盟」宣傳部發表的材料，如「反戰同盟在忠誠門俘虜」有的是延安解放日報上報導的關於日本軍隊情形，以及和我訪問的材料綜合在一起寫成的。這裏，特別感謝朝鮮同志爲我翻譯了一些日文材料。

從這本小說可以看到日本人民在八年戰爭中，血流夠了，他們不願再流血了。雖然中日兩國是處在交

戰的狀態，日本軍閥並不能打破中日兩國人民牢不可破的友情。當今天以美帝爲首的帝國主義企圖掀起新的戰爭，麥克阿瑟利用昨日以天皇爲首的戰犯們，企圖把日本人民投入新的戰爭渦流中泯滅的時候，我們堅信中日兩國的人民更緊密的團結的友情，和世界保衛和平的力量溶合在一起，爲保衛世界和平而奮鬥。

哈華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日 於上海

三版題記

淺野三郎已經第三版了！這本書與讀者見面的一天起，接到不少讀者來信和某些報刊的批評和鼓勵。因此第二版和第三版的時候，尊重多方面的意見，有許多處的修改。大家對於本書給於我的鼓勵，則衷心的感謝。

另外，我還有幾句話想饒舌，來答讀者 and 關心本書的朋友。

首先，是本書的主題。有的讀者提起日本鬼子，就咬牙切齒，充滿了深仇血恨，下意識的覺得中日兩國人民之間，是無友情可言的。有的讀者更理直氣壯的問我，爲什麼把某些日本士兵寫得那樣善良，姦淫、燒殺、搶掠是誰幹的。喔，唔，我的天，當日本鬼子彈傷痕還在我身上的時候，要去寫一本日本士兵反戰的書，是要壓抑自己感情的，自然更不會去包庇他們在中國的暴行。本書不是一本日本軍暴行錄的書，而是中日兩國人民聯合起來，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宣傳國際主義的書。它描寫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把日本法西斯和日本人民嚴格區別開來對待以及「口人在華反戰同盟」爲反對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法西斯的活

勳，我們爭取了廣大日本士兵的覺醒，使他們成爲中日兩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鬥的戰士。這本書在一九五一年日本已有日譯本，他們介紹時說：『八年的中日戰爭中，你的父親、兒子、兄弟、哥哥，回歸故國沒有長官處待下死了沒有？本書是暴露戰爭罪犯真相，教育我們怎樣求得和平！』或者說，他們介紹的主題，也就是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之一。

其次，是本書的真實性問題。一般的作家，有這樣一個概念：根本無法理解的事物，大體一定寫得一團糟。是的，要正而去寫日本軍隊士兵的反戰和描寫他們的心理狀態，這是不易的。自然，我不能去日本軍隊體驗生活，也不能爲了寫日本士兵去當幾天『鬼子』。因此好心的口頭批評家，似是而非的議論紛紛，他去寫不熟悉的日本法西斯軍隊，自然寫得不真實了。究竟日本軍隊的面貌怎樣，他們也不甚了然。我怎樣寫成此書，也作一點說明。開始寫是一九四三年，曾得到『日人在華反戰同盟』的日本朋友和朝鮮同志的幫助，而敵後鬥爭場景的描寫，主要靠自己已在戰地經歷和觀察。創作的方法，是各有各的不同，一般說親身體驗的材料來寫作更好，可是也並非絕對的。寫強盜不一定去做偷兒，寫妓女不一定去賣淫。我寫成此書，拖了近八年之久，重寫了四五遍，也就是多方面研究了日本軍隊，改之再三，忠實於客觀實際狀況的描寫。不僅使國內讀者感到它是真實的，更考慮到日本人看了不致覺着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因爲他們最熟悉自己法西斯軍隊，是不允許遠離現實去描寫的。一般說，寫日本軍隊反戰的書，由日本進步作家來寫，會更來得真實。但是，要描

寫在中國的日人反戰同盟，當時的戰鬥環境，共同工作的中國同志，則我們來寫更為適合些。而我寫日本士兵的反戰，則著重於我們更熟悉的東西。我想中國作家和日本作家來寫日本士兵的反戰，各有各的長處和短處，大概也就是日本翻譯本書的理由。近來我國作品，正面寫敵人方面的東西很少，或寫得很糟，而且僅是影子一樣的過場。這一點我們應該向愛倫堡學習，他在暴風雨一書裏，不僅刻畫了許多蘇維埃人的形象，更刻畫了德國法西斯野獸的形象，法國資本家和賣國賊等形象。我國的古典作品三國志，敵我雙方同樣被正面深刻的描寫，使作品更完整和全面，給我們提供了典型的範例。為此，有些無法直接去觀察和理解的東西，也可以用種種方法去理解的。否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就不會產生，攻克柏林影片中的希特拉及其大本營的鏡頭就不會出現。許多無法直接觀察的事物，在文藝中就成為空白了。

最後，是關於本書的形式。我原擬採用民族形式和全部民間語言，但是試了試，結果很失望。有許多材料是直譯過來的，爲了真實性難於用民間語言去修改它。同時，用更多的民間語言去敘寫日本人的內心活動和人物活動，或給日本人許多中國思想感情的民間語言的對話，我覺得有些情調不對頭而且滑稽，因此決定採取另一種形式，才寫成今天這樣子。

在河北平原起伏的沙丘地帶，當春暖的時候，林間薄薄的一層積雪，漸漸融化了。這一帶居民靠它爲生的千萬棵桃樹和杏樹，已充滿活力，花開滿枝了。花朵在陽光下閃爍着潔白的淡紅的玫瑰色的各樣光彩，散着清淡的沁人肺腑的芬香，和着泥土與叢林被陽光蒸發出來的潮溼的氣息，四處吹散開來。

早晨，蜜蜂兒就嗡嗡的飛動了，好像只有牠們感到春天帶來了萬物生長的喜悅。按照往年沙丘地帶居民的習慣，早在這林間開始剪枝栽培他們的桃樹和杏樹了，可是現在這林間卻充滿了恐怖、陰森和鬱悶。日本鬼子在「確保陞北，鞏固中」，「治安肅正」等口號下，正對河北平原抗日根據地進行連續的「掃蕩」。居民早牽着牛扶老攜幼，逃到離此四十里外的村莊，或躲進林間隱蔽的地洞中去了。

當日日本鬼子帶着巨大的戰爭災害，撲向這沙丘地帶，進行「清剿」的時候，林間隱蔽的村落被燒起通天的大火來，桃樹和杏樹被一棵棵的砍倒。日軍要毀滅這秀美的叢林，把它變成光禿禿的丘陵，以免八路軍和游擊隊憑藉這林間和他們作戰。在這叢林的邊沿，橫七豎八的躺着一堆堆被砍倒的桃樹和杏樹，花朵被陽光曬

得枯槁了，失去了光澤。還躺着一個別未能逃出敵手的老百姓的屍體，他們緊咬着牙關，半睜或微睜着眼，好像在期待着人們爲他們報仇……林間到處是血跡與激起的仇恨。

八路軍和民兵在這方圓約二十里的叢林中，對敵人進行反掃蕩。爲了保護這千萬棵桃樹和杏樹，給居民留下生活的依靠，激戰已經進行一個月了。

這時，正是一場激戰之後。三面圍攻來的敵人被擊退了，一面敵人被圍殲中。只有單調的『隆隆……』的砲聲在響着，偶然的間以稀落的槍聲。

在中心區的鬱密的叢林裏，隱藏着一個小王莊，駐着前線指揮部。頭髮已經斑白的軍區參謀長，已覺得這場惡戰應該結束了，他和敵軍工作部敵軍科長王明以及幾個參謀人員，從一個人家的屋子裏走出來，打算到作戰的村莊，去處理戰後的事情。王明在桃樹上解下繳獲的高大的日本軍馬，繫好馬的肚帶，這時，忽然幾個通訊騎兵，飛馳的從幾棵桃樹後面出現了。他們飛速的從馬上跳下來，馬已全身汗透，嘴裏流着白沫。騎兵們還沒喘過氣來，就立正敬禮，喊道：

『報告！旅政委要我說給參謀長：西面戰鬥結束了，殲滅了敵偽軍一千人，還抓住十多個日本俘虜。旅長請示任務！』

『通訊員！快通知民兵指揮部，告訴藏在地洞裏的和逃在外村的老百姓，我們完全打勝了，回來安生過』

日子。」參謀長感到勝利的喜悅，微笑的對一個通訊員說。

「有！通訊員立了個正，跳上馬飛馳去了。」

「王明同志！你快去處理日本俘虜。」參謀長對正在緊馬肚帶的王明喊。

「好的！」王明遠遠的敬個禮，迅速的踩着鐙，翻身上馬，他心中同樣充滿着勝利的喜悅，微笑總掛在嘴角上。

王明穿過無數的桃樹和杏樹，爲了免得路旁招展的樹枝打着他的臉，他身子臥倒在馬背上，用腳踢着馬飛馳着。一個饑餓的穿土花布衣服的小姑娘，撇去地洞口蓋的土，跳了出來，直向他奔來，漲紅着臉喊：

「八路同志！咱們完全打勝了嗎？鬼子都走了嗎？」

「全打勝哩！快告訴藏在地洞裏的人，都回家吧！」王明拉住馬韁，急馳的馬還不肯停，跳躍着打着轉。

「哎呀！咱們真的打勝仗了嗎？」小姑娘拍着手兒歡天喜地在他面前跳着。她見馬不肯停，就一下抓住籠頭，一對明亮的充滿着喜悅的黑黑的大眼睛望着王明，樂不可支地笑着。

「怎麼不真呢？我正要處理日本俘虜呢！放了籠頭，我要走了！」王明立刻被人民在勝利後的喜悅之情所激動，也非常興奮了。

「日本人燒了咱們的莊子，又砍倒了咱們的桃樹和杏樹，你得好好治他們幾下，用刀子把他們割了才

解這口怨氣，叫他們也知道我們根據地的老百姓和八路軍的厲害才好哩！」姑娘抿着嘴兒笑了。

「那行！放手，我要走了。」

姑娘一鬆手，王明又飛馳的去了。他又回頭望了姑娘幾眼，看見她正把手當喇叭筒，大聲喊：

「咱們軍隊打勝啦！大家出來吧！再不要鑽洞啦！」

於是老人、兒童、婦女都從洞裏鑽了出來，個個心中說不出的歡喜。老人們曬着嘴兒，娃娃們瘋了似的亂跳亂跑。王明想：「這些日本俘虜要交給人民處理，真要千刀萬剮哩！你這小姑娘想得真妙，要我用刀子把他們剮了，你還不知道我們對敵軍有寬大政策呢？唉！人民的感情很單純，她這想法，是敵人殘酷的對他們殺害和燒了他們的房，砍了他們的樹引起的。這仇恨深似海呵！」王明開始笑這姑娘的人真，不覺自己嘴上掛着笑意。當他想到敵人的殘暴，這時他馬已跑出叢林的邊沿，又看見燒毀的房屋和家什，以及砍去的桃樹，露出光禿禿的很難看的沙丘，他心境又爲人民所受的災難而悲苦的咬着嘴唇了。

「哈，王科長！你來了。我們團裏抓住三個日本小兵，交給你吧！我們團裏又沒人能和他咕嚕幾句日本話，你來得正好。這三個都是「頑固分子」呢！有一個舉起槍喊投降，我士跑過去，狗東西躺下就給他一槍，把他的帽子都打飛了……」李團長是一個短小精悍的愛開玩笑的人，當王明走進莊頭，急忙對他說：

「『小鋼砲！』做過去打死了他們嗎？」王明叫着李團長的外號，忙瞪大眼睛，打斷他的話。

「去你媽的！別開玩笑，什麼『小銅砲』，『小銅砲』的。戰士們聽見不像話。」李團長笑着罵了起來。

這時，許多戰士正坐在工地上休息，早聽見了，嘻嘻哈哈的笑起來。

「戰士打死了他嗎？」王明又正經的問。

「打死了！他要打死戰士，戰士不打死他嗎？你這傻瓜蛋，還用問嗎？」李團長神祕的笑了。

「還有兩個呢！」

「劉指導員！你帶他到莊裏去，把俘虜交給他。」李團長說。

當王明和劉指導員走進被敵人焚燒毀壞的村莊的時候，街心正簇擁着一羣村民，圍着三個日本俘虜，憤激的情緒，沸騰在人羣裏。

「不是打死了一個嗎？怎麼還有三個俘虜呢？」王明問。

「他開你的玩笑，一槍沒有打落戰士，他就衝過去，捉住他了。他們兩個掙脫，日本人差點把他喉嚨卡住，

卡死他了。後來又一個戰士跑來，才把日本人捉定了。」劉指導員說。

王明擠進人羣，看着大家正亂烘烘的喊叫和亂罵。

「我非揍他一頓不可！要知道，現在你是被咱八路軍俘虜，不是你『掃蕩』的時候了。你『皇軍』的威風還抖個啥勁呢！」四個年輕的農民，揮起了拳頭衝過去。

『對，揍！』

『揍他，揍他狗娘養的！』

『……』

人羣裏不斷的喊着。父老們都瞪着眼睛，憤怒的默默不語，卻表情一致的支持這些年輕的孩子去打三個俘虜。

一個八路軍的戰士，攔住衝來的年輕小夥子們，給他們解釋：

『他們是剛俘虜來的，我們應該爭取他們。』

『你看，』一個老農民氣得鬚子都哆嗦了，指着毀了的房子和砍去桃樹只剩下光禿禿的沙丘說，『他們把我們糟蹋到什麼樣子哩！……』老農民說不下去，捲起衣袖拭眼淚。

王明感到胸中悲憤的說不出話來，只抓住老伯伯的手。

『你是在八路軍裏做營生的？』一個年輕媳婦問。

『這是我們的敵軍科長！』劉指導員故意笑了說。

● 『營生，』幹什麼事情的意思。

「好，你是來管這些壞傢伙的。你說，他們燒了我們的房，砍光了咱們的桃樹和杏樹，咋辦！我們今後靠什麼吃飯，去喝西北風麼？住地洞麼？我們這一窩的人，就是靠這些果樹過日子。它是我們的命根子，衣食飯碗，日本人都給我們毀了……」年輕媳婦理直氣壯，臉都發青了的說。

「這些事，也不全是他們幾個人幹的。」王明想說些寬大政策的大道理，但覺得這場合人民怎會聽什麼寬大政策呢？半天才說一句，「我來慢慢的教育他們……」

「這些蠢種，殺了根據地的人，燒了我們的房子，做了俘虜，還要胡來，還教育個毬！咱們繳出的公糧，可不能給他們白吃呢！」一個年輕的小夥子把眼一翻的說。

「八路同志！把他們推到村邊上斃了呀！」一個年輕的有兩條辮子的女民兵，背着一枝小馬槍，跑過來對王明說。

「你們民兵隊長沒給你們講過優待俘虜的政策嗎？」王明淡淡的笑了笑問，想故意開她的玩笑，把緊張的空氣弄得輕鬆一點，轉移這憤怒的情緒，好把俘虜帶走。

「講過的，不用你教訓咱哩！你不知道這些傢伙剛才對一個年輕的婦女……」女民兵不好意思說下去，臉上泛起紅潮，抿嘴一笑，就不做聲了，只用眼睛睨着王明。

「八路同志！你們回去可得好好教訓他們一番。最好是吊在梁上，叫他吃一頓鞭子。說給他們，根據地的

老百姓一根寒毛也動不得，下次再敢這樣胡來，咱根據地老百姓，不把他打成醬瓜，送去見閻王才怪呢！這次饒了他們。」一個父老撫着鬍子說，同時讓開路來。

「老伯伯，你的主意真妙！咱八路軍幾時作興把人弔在梁上打呢！」王明覺得羣衆中憤怒的空氣緩和了，他又以他愉快明朗的性格，想使氣氛更輕鬆一些，笑着走過去，拉住老伯伯的手。

「咱八路不作興打人，是不作興打好人！這些狗娘養的沒人性的東西，還不能動一動他嘛！不能打人，餓死他總行吧！」老伯伯也笑着開玩笑的說。

這樣，說得大家臉上都帶了點笑意，心氣平靜下來，王明和戰士才把三個俘虜帶進屋子裏去了。

「這三個俘虜什麼事惹着老鄉們了呢？」王明拍着戰士的肩頭問。

「這三個俘虜從捉來一天起，到處給我們鬧亂子。剛才一不見，他們就溜出來，跑到老百姓家去調戲一個年輕婦女。也許他們故意跟我們搗亂呢！我要不聽見一片喊揍的聲音，出來勸住鄉親們，說不定這時候，早已打得見閻王爺了呢！」戰士笑着說。

「王科長！俘虜交給你！送他走的時候，你到莊西頭來找我，我派人好了！我有事先走了！」劉指導員說。

「好，你去吧！」

王明叫戰士把他們看管起來，不要讓他們亂走一步。戰士給王明敬了一個禮，然後把俘虜帶到一個屋

真看守住，不讓他們亂走。

王明和國作戰參謀交換了一些關於處理俘虜的意見，不久敵軍部朝鮮同志李正炎也隨王明之後趕到了。他們都沒有吃早飯，團部的小鬼就打飯來給他們吃。

他們正在吃飯，三個俘虜闖了進來，後面戰士持槍跟住他們，氣得瞪大眼睛亂喊：

『不許亂走！回去，回去！』

顯然，他們是不管戰士放不放他們出來，定要跑出來見王明。因為後面跟着的戰士非常惱怒的樣子，同時把刺刀也上起來了。

『好，就讓他們這裏坐坐！吃了飯，我們就和他們談話！』王明說。

王明是個中等身材，一副端正的面孔，流露出他愉快明朗的性格，有時他誠實的眼睛流露出笑意，或開朗的愉快的表情，有時也露出調皮的捉弄人的光彩，但總是沈靜的表情時候多。不管是誰見着他，就好像和他是個老朋友一樣，一見如故，感到易於接近。顯然，這三個日本俘虜立刻感受到這點。同時看他穿着日本軍大衣，騎着日本大馬，雖然他們短短的幾分鐘的光景，知道他是有權力決定他們命運的長官，似乎有許多話要想向他說，或說他們想和他接近，探詢是否決定了他們的命運。但他們三人都保持着日本軍人粗魯、傲慢的心境來見他的，他們又不能和戰士說明這種心理，因為彼此語言不通，爭執起來，鬧了出來。內中有個德國